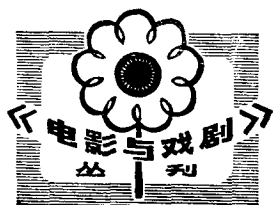


从奴隶到将军

《电影与戏剧》丛刊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从奴隶到将军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电影与戏剧丛刊

从 奴 隶 到 将 军

本 社 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3 插页 6 字数 302,000

1978年5月第1版 1978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10078·3021 定价: 1.10元

目 录

电影与戏剧丛刊

· 电 影 ·

- 从奴隶到将军(电影文学剧本).....梁 信 (1)
西瓜炮 (美术电影文学剧本).....凌 纾 (168)
两只小孔雀(美术电影文学剧本).....黄 炜 (188)

· 戏 剧 ·

抓纲治文艺的可喜成果 (短 评)

- 一九七七年江苏省文艺会演述评.....江 曙 (206)
峥嵘岁月 (五幕话剧).....顾尔鐔 方洪友 (210)
报童之歌 (八场越剧).....谢光宁 王庆昌 (281)
三亲家 (小锡剧).....姜耀忠 魏洪涛 (343)
鸭 蛋 (两场方言讽刺喜剧).....周永熙 (365)
附: 用笑声鞭笞“四人帮”(创作体会).....周永熙 (408)
编后记..... (413)

· 电影文学剧本 ·

从奴隶到将军

梁 信

主要人物表

- 罗 霄——出场十七岁(1915年),逝世时五十岁(1948年)。
索 玛——第一个索玛十六岁;
第二个索玛出场十九岁,终场四十一岁(应由一人扮演)。
郝 军——出场二十五岁,终场时三十九岁。
陈毅将军——出场三十一岁,终场四十七岁。
郑 义——出场时二十八岁,死时四十六岁。
耿大刀——比罗霄小十岁。
陈大炮——比罗霄小五、六岁。
老 李——比罗霄大二十岁。
小马兵——比罗霄小十五、六岁。
赵上士——与罗霄同龄。
罗 乾——罗霄长子。
罗 北——罗霄次子。
罗继红——罗霄女儿。
黄大阔——出场二十二岁,被击毙时五十二岁。

· 1 ·

苏长官——年龄比罗霄稍大。

白副官——比罗霄大三、四岁。

护国军官兵。

北洋军官兵。

蒋军官兵。

红军指战员。

新四军指战员。

侵华日军官兵。

汪伪军官兵。

赤卫队员与苏区工农群众。

人民解放军步兵、炮兵、骑兵、坦克部队。

抗日根据地群众。

敌占区各界群众。

中外记者。

上 集

第一章 逃 亡 与 投 军

1

迎亲喜乐在丛山峻岭中回响。

大片大片的雪花儿，伴着喜气洋洋的唢呐声，在空中轻飘漫舞……

悬崖绝壁下，一条令人目眩的深涧。

深涧上只有一条独藤“桥”（不是一般概念的藤桥，是千万年藤缠藤缠成水桶粗那种自然生长的“桥”）。

在不间断的喜乐声中，迎亲队伍从远远的高山上走下，奔独藤桥而来。

迎亲队伍过桥——人们会惊叹他们走在落雪的独藤上如履平地（只拍下身）：全部赤脚，破烂裤子。

只有两人穿着新草鞋（其中一双缀有红绒球）——这是新郎与新娘：奴隶时期的罗霄（他现在没有姓名，他只知道“乳名”小箩筐）、索玛。

见全队：这是一支居住在云贵山区的彝族奴隶（非家生娃子）们的迎亲队伍。按照当地的风俗，穿着破烂的民族服装。成年男子则披毡毯，多数肩火枪、持刀，身体魁伟而强悍。

喜乐中可闻虎吼狼嗥。行进间每遇饿兽乱窜。

枪声：迎亲队伍中有人用火枪打鹰，不中。

新郎左右的伴郎要新郎打。

小箩筐将火枪横在胸前。只见他用眼膘一下空中的老鹰，
枪响了……

那老鹰翻落在无底的深涧中。

喜乐奏强音。

索玛用深情的目光看着小箩筐。

他俩悄悄拉起手……

笑声伴着队伍前进。

队伍上升峻岭，上升、上升……没入云端。

有人指脚下，在浓云之上的老鹰，还要新郎打。小箩筐则向
下指一指、摆摆手，又向上指——

上面，那是云上的蓝天。

蓝天下衬出险峰之巅的寨子。

这里已经不落雪。

喜乐声中，队伍向寨子走去……

2

画外喜乐声继续……

油头粉面、皮袍马褂、金表眼镜的黄大阔，背身对镜头，隔窗
向外看：迎亲队伍进寨子。

黄大阔转身说：“不虚此行……”

这里是土司神厅。

开头，观众还只见中间对起来的两张地桌上，摆着很多东西。
一个胖得发喘、穿着黑彝贵族服装的老头子，坐在太师椅上
抽烟。他的身后是一个大火塘，升着熊熊的炭火。炭火后捆着

两个女奴隶(她们好象在火堆中站着)。

一身富贵相，迈着悠闲八字步的黄大阔，说完了上面四个字，就围着桌子转。边查看边叨咕：“……不虚此行！”他查看：

摆在桌子上的虎豹皮，带半个头骨的“四枝”大鹿茸、鹿胎，熊掌熊胆，猴头雪蘑。

“但是要换一身将校服，还缺个标致的小姐儿——你知道督军大人是很爱玩姐儿的！她俩，”黄大阔指被捆着的二女奴，“可远不如那个呀！”他指窗外。透过窗子尚闻喜乐声。

土司：“你指的是……成亲的那个？……”他一回头——

观众这时才看到：靠墙、通门处站着个恶奴。此人忙躬身：“叫索玛。”

土司：“对，那个姐儿叫……索玛。”

黄大阔叭达叭达嘴：“啧啧，好甜的名字！”

土司半闭起眼鼓烟：“如果中意，你就给督军带去。为老弟的前程嘛！”

“人家已经成亲了呵！”

“我有初夜权哪！叫她先伺候你一夜，明天带走。”

“初夜权？！”

“初夜权。”

“妙！初、夜、权！哈哈……”

3

喜乐继续。

新郎家竹寮前。

宾客们围着新人。

当地升着大堆木柴火。欢跳的火光照耀着一双新人年轻而容光焕发的面孔。

两位新人举杯，对饮合欢酒。
他俩拜父母（小箩筐的父母）。
宾客们（全是娃子）围着火堆举杯。
十几对年轻的女娃儿们翩翩起舞。
两位新人迎着火光的笑脸。
索玛抚摸自己发烧的面颊，她的心醉了。
彝族歌舞声中，马蹄响——
前面见过的那个恶奴，领七、八名士兵，闯进人群。
恶奴直奔小箩筐的父母，指手划脚吼起来。
宾客们被士兵赶走。
二老跪在恶奴面前求情。
恶奴命士兵抢人。
小箩筐拿火枪从屋内冲出。士兵们齐上。
一阵搏斗。四、五个士兵终于将他打倒。
恶奴将小箩筐的火枪摔断。
士兵将索玛抢走。
小箩筐抬起流血的脸。
留给他最后一瞥的是：被拖走的索玛满脸泪痕转身对他伸出双手……
小箩筐流血的脸……
残阳如血。

4

鸟归林。
熄灭了的火堆，在黑暗中那余火象一滩血。
竹桌上打翻的酒，顺桌沿向下滴、滴……
淌不完的泪：二老在竹寮内对泣。

里间。膝盖上放着断了的火枪。抬头——小箩筐双目喷火。

他没有泪。他在想：

索玛满面泪痕伸着双手向他求救。

土司在狞笑。

化入土司的庭院。

他扔掉断枪，奋起。隔门缝看看父母：二老已合衣躺下。

他迅转身，从竹桌上拿起火镰、火石、火绒，带好。

他从窗口跳出。

5

下弦月向全寨洒下青白的光，如雪似霜。

巍峨的土司庭院，傲然俯视娃子们的茅屋草寮。

小箩筐以他独特的矫健身法，爬上土司庭院的后墙。举目看：后院已无灯火，前庭灯火尚明。他飞身跳下，潜入后宅院。

他并不熟悉这里，但目标是向前庭潜入。他路过一排土屋，听到从里边传出痛苦的呻吟，显然是女孩音。他爬上小窗向里看：

象一棵树从中心锯开那样的长木枷，摆在地当中。十几个女奴，脚顶脚（每人枷一只脚）被枷着睡在地上。有两人在梦中呻吟。

他咬着牙，离开窗口。眼睛盯着前院灯火，潜行。

突然，有脚步声从对面传来，他躲到墙跟大树下。

对面来人似乎在叨咕：“哪去了？……”直奔他走来。

他四周看看，无处躲；他抬头想上树。待他又一转眼准备从何处向上爬时，看到——

大树枝桠间一双腿。脚上穿着一双缀红绒球的草鞋。

他的头脑里一声炸雷！他伸手扑上去，然而天旋地转。他强自镇定站住脚。与此同时——

对面来人已接近树下。

他急隐入高墙的阴影里。手扶墙勉强站稳。

来人喊起来：“索玛！……索玛！索……不好了，来人哪！索玛吊死了！”

数家奴跑来。

小箩筐昏倒在高墙下。

天空，旋转，模糊……残月变黑、变黑，一片黑暗……

画外人声渐息。

他从昏迷中醒来。扶墙站起。摇摇晃晃不知所往，又倒下：倒在一堆柴草上。

他象被什么声音唤醒。动作敏捷地一摸：是草。他立刻挺身跃起。

他将草一捆又一捆搬到正房后墙下。

穿着那双新草鞋的脚，来回奔跑……

他看看搬来的草，认为够了。手摸火镰，眼对土司还亮灯的窗口，投一仇恨的目光。

打火镰：一闪光——父亲的影象。打火镰：一闪光——母亲的影象。

哧——特大的泪珠，落在已打燃的火绒上，淹灭了那一星火。

他退身，没入黑暗中……

6

他家的竹寮。

他扒窗看看二老双亲，心如刀绞。

他跪在门外，对父母叩头。

几步一回头，终于咬牙离去。

往前看：黑沉沉的夜，黑沉沉的山、山……周围不断传来野兽的吼叫。

寒风呼啸，从山顶将积雪掀下。

漫天的风雪，吞没了一个十七岁奴隶的身影……

7

日，过险山。涉急流。

扔掉透了底的草鞋。

夜宿山崖下，吃野果。嚼着嚼着，他睡着了。

山崖下另一个小洞里，一个温暖的“小家庭”：两只大山兔搂着几只小山兔，安详酣睡。

严寒（透过崖下的冰柱）、饥饿（他手中还攥着一把野果），逼得他在一阵冷风中冻醒了。

他站起身——走！

赤脚在山石上攀登。

他坐在高入云层的山巅上，冷眼看苍茫大地。

一座城市，在群山环抱中的远方。

8

他走在城市街道上。

小饭馆传出跑堂的叫菜声、刀勺响。路两旁摆着年货摊。饱食暖衣的人们，在准备过大年。大兵们来往于人群中。

他充耳不闻，视而不见。

商铺门前，摆一地桌，左右插着两面小旗，白布黑字。左书：“讨袁护国”，右书：“招兵买马”。桌后，站着白副官（少尉衔）。

对桌前站着的小箩筐(他背对镜头),说:

“姓名?姓什么叫什么?……没名没姓?鸡猫狗还有个名嘛!……什么什么?小箩筐?小箩筐!哈哈……奴隶娃子,滚蛋!”

小箩筐转身,走去。

郑义(他宽面广额,大胡子,高壮,但已发胖)骑马迎面来。听到白副官的最后一句话,他打量小箩筐,说:“骨架子满粗实嘛!给我当马伕吧?干不干?”(四川口音)

小箩筐点点头。上去拉马,走去。

白副官:“武二郎玩夜猫子——什么人玩什么鸟!这位副营长也是他妈的庄稼佬出身!”

9

从日到夜——

他在荒凉的路上遛马。

在河边刷马、饮马。

在马灯下铡草、拌料……

在人与马同住的马厩里翻看:他刚领的一身军衣、粮口袋。

郑义走来看马。他拍着那皮毛闪亮的马颈,赞许地点头。见小箩(自从军后他叫“小箩”)赤脚,就边掏钱边说:

“要开仗了,你光个脚板怎样行军哟!”

小箩问:“跟谁?跟谁开仗?”

郑义:“给,买双鞋子穿。”给银元,并指银元上的袁世凯头像:“就跟他——袁大头……”隔着马槽扔过去。

银元滚动……

滚动的“袁大头”，久久留在银幕上——

迭印：讨袁军士兵们冒炮火冲锋、冲锋、冲锋，脚下变换着山地、平原、河套、水田……

一堆士兵的尸体，迭印一箩箩银元。

炮声不断，从炮声中又突出银元响声（从此后炮声与银元声交错出现）。

银元响——戴戒指的胖白手，玩弄着一箩挨一箩的银元：一位官员站在地桌后，心不在焉地摸弄银元，他在给袁军的敢死队发卖命钱。这是在城楼上。

领了“袁大头”的敢死队员们，转身向城墙垛口奔去——那里炮火正猛。

炮声与银元声。城墙上，在遍插洪宪的“龙旗”的后边，袁军在冒死守城。

黄昏。城外。郑义的营指挥所。

在“讨袁护国”的大旗下，小笏拉着马看战场。

他的目光，越过护城河，看到：

攻城的讨袁军，在炮火掩护下竖云梯、爬云梯。

突然，城内爆发一阵狂喊：“洪宪皇帝万岁！”几个守城的袁军敢死队，将两架云梯推倒。

爬云梯的讨袁军，从云梯上跌下、摔死，落入护城河。

护城河上下堆满尸体，几与地平。

几处号声。

炮火打在城门附近。

郑义赤膊耍大刀片，率队冲锋。他喊：“打倒袁世凯！”

又两架云梯被推倒。

冲锋受阻。郑义摔刀：“嘿！拿人命闹着玩呀！火炮！火炮！”

火炮——只有四门轻迫击炮。因为只有曲射火力，效果甚微。

小箩牵着马，在硝烟中出现。

他对郑义说：“副营长，给我一支枪吧。”

郑义问：“你会放吗？”

“我从小打猎，祖辈打猎。”

“你到死人堆里捡去啦！”

“来不及了，你看！”

城墙外，又竖起四架云梯。讨袁军又开始爬……

郑义喊：“来，接过马，把枪给他！”

有人接过马，递给他一支步枪。

他上子弹，将枪横在胸前。

听到有几个人笑：“打兔子呀，叫他一边玩去吧！”

郑义也摇头。问：“怎么不放？”

“还没露头……”说着，他向城墙垛口一瞥，枪响了。

垛口处，一个袁军的人头搭拉下来。

那架云梯趁机爬上去攻城的士兵。

郑义大喜：“鬼儿！硬是有点子名堂！”

又是一声枪响（他的枪始终横在胸前）。

郑义举望远镜看——

垛口处，又一个袁军趴在那不动了。

第一架云梯爬城成功。

连着三声枪响。但他只救了两架云梯，枪里没弹了。他大

叫：“子弹！子弹！”

郑义大喊：“来一个班！”

于是，奇迹出现了：他身边排好一个班，每人手中平端上了子弹的枪。等他打完前一支枪，第二支又递到手里。他又平胸端起——

枪口的火光、火光、火光……

垛口处袁军被击中的头、胳膊、手……

四架云梯爬城成功。

郑义对电话大叫：“火炮专打城门！”

炮弹在城门前爆炸……

城门起火。

郑义上马。高喊：“打倒袁大头！冲呵……”

冲锋号。

打着“讨袁护国”大旗的士兵，冲进城门。

郑义随队冲至门下。

小箩紧跟上。

门梁烧塌落下，打在郑义的马头上，郑义落马。刚想站起身，又一根门梁带火向郑义砸下来，他正在要起未起之际，叫道：“完尿了！”

突然，一人举步枪架住火梁，郑义乘机一滚身，免于遭难。郑义滚出后，一抬头，惊喊：“小箩！”

一堆带火的碎木料砸下，小箩被砸倒，埋在火海里。

这中间，士兵们不断冲进城去。

郑义掩面大恸：“小箩！你身怀绝技，立了奇功，就这样被烧死了吗？！我的兄弟呀……”他不顾一切用两手去扒火……

画外有人喊：“袁军挂白旗了！”